

亦舒

李碧华

等著

母 鱼

20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
20 shi ji tai gang
ji hai wai
hua ren
wen xue jing
dian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
华人文学经典

母 鱼

亦 舒 李碧华 等著



宁德富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20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系列丛书

顾 问:唐达成(中国作家协会)

唐翼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刘锡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陈学超(西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

主 编:金宏达(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主编助理:李惠彬 李 劲

选题策划:娄熙元 张采鑫

舒 琴 吕长青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

母 鱼

亦 舒 李碧华 等著

宁德富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2.375 印张 306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8.50 元

ISBN7-80611-016-X/I·905

前

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世纪交替的伟大时代，跨世纪的旅程赋予每一个自觉的灵魂一个难得的机缘——完整地回味过去，坚定、沉实、自信地走向未来。我们将共同拥有一个世纪的结束，又共同走向一个世纪的开始。“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就诞生在这个世纪之交即将来临的时刻，她将成为我们每一个读书人拥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奔向新世纪的步履似乎变得愈加急促，也愈加沉重而富有活力。地球在急速地运转，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门大开，大陆与海外的距离，蓦然间缩短，普天下的炎黄子孙，真正地将心维系在一起。台港及海外华人的生活，已成为大陆广大读者急于切近的一个新奇的世界。而文学上的沟通，乃是人与人之间最值得珍视的心灵深处的沟通；透过海外华人作家笔下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倾听那一样的追求与憧憬，困惑与烦恼，痛苦与欢乐，并与之相呼应，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海内尽知己，天涯若比邻！

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一直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融入了鲜明的异域色彩与气息的独特的文学类别，一个世纪以来，亦是

ABE 11/07

名家辈出，名篇佳作精彩纷呈。自七十年代末起，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各地华人的作品，即涓涓滴滴，流向大陆读者。不少出版社相继推出各种作品选集、作家专集，甚至还有若干专门刊载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作品的刊物定期面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中展示其动人的、别具一格的风姿。

大陆万千读者正是借一篇篇饱蕴真情实感的作品，洞悉骨肉同胞奋斗的艰辛，人道的关怀以及内心的般般曲折；至于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变迁，文化的撞击，和各色人等活跃于其间的海外各地景观，更是令人眼界大开；而字里行间，沛然流溢的才华、隽思与文采，则不仅给人以美感的愉悦，且呈现一份精美的文化营养。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旨在从容量的广大，体例的完备，以及编选的精心等方面超出目前大陆出版的各种选本，以一个更新、更广、更精的角度，提供给读者，以期一览海外华人文学的绮丽风光。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精品文库，名家名篇，不可不备；而为各种选本尚未及推荐的风格各异的新作佳构，亦有收录，尤愿读者先睹为快。台湾为海外文坛重镇，作者如云，收入作品的比重居大；而香港、东南亚及旅居欧美的华人作品，亦尽可能遴选，以使文库构成海外华人文学经典之作的全景。

编选中，我们无意轩轻作家，故各集所涉作家，均以姓名笔划排序；而各集编排先后，以及作品入选篇目多少，则由于分头选辑，平衡为难，尚祈鉴谅。一些作者一时联系不上，粗疏不周之处，谨致歉意。张爱玲、无名氏两位老作家，现居美国、台湾，其作品原在大陆素负盛名，为满足读者收藏其作品，本文库特为之以出专集。

当今出版界和读书界，文学名著系列出版已成盛势，愿我们

编选的这套丛书，能更加完备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文学名著的欲求和愿望。如果我们能以这套丛书，告慰在海外文坛上辛勤笔耕的诸位作家，答谢热诚关注海外文学的大陆广大读者朋友，那亦是我们感到无限欣喜与安慰的事情了。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1)	前 言
(1)	• 刘以鬯
(1)	蛇
(7)	• 西西
(7)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
(21)	母 鱼
(38)	• 亦舒
(38)	卖火柴女孩
(52)	男男女女
(66)	• 辛其氏
(66)	骨 鲑
(79)	• 李碧华
(79)	凤 诱
(100)	荔枝债
(109)	• 陈宝珍
(109)	始 · 终
(116)	酣 梦
(125)	• 张君默
(125)	异 域

-
- (137) • 林燕妮
(137) 冥 约
(146) • 吴煦斌
(146) 猎 人
(167) • 钟玲
(167) 黑 原
(174) 逸心园
(188) • 钟晓阳
(188) 良 宵
(197) 唤真真
(222) • 草雪
(222) 小丑的玫瑰
(233) 一点三刻的绝唱
(272) • 徐速
(272) 芳 邻
(303) • 陶然
(303) 旋转舞台
(311) • 黄碧云
(311) 呕 吐
(327) 怀乡——一个跳舞女子的尤滋里斯
(337) • 舒巷城
(337) 电话与长绳
(343) • 颜纯钧
(343) 桔黄色毛巾被
(353) 螳 螂
(367) 作家小传

蛇

1

许仙右腿有个疤，酒盅般大。有人问他：“生过什么疮？”他摇摇头，不肯将事情讲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讲出来，决不会失面子。不讲，因为事情有点古怪。那时候，年纪刚过十一，在草丛间捉蟋蟀，捉到了，放入竹筒。喜悦似浪潮，飞步奔跑，田路横着一条五尺来长的白蛇，纵身跃过，回到家，右腿发红。起先还不觉得什么；后来痛得难忍。郎中为他搽药，浮肿逐渐消失。痊愈时，伤口结了一个疤，酒盅般大。从此，见到粗麻绳或长布带之类的东西，就会吓得魂不附体。

2

清明。扫墓归来的许仙踏着山径走去湖边。西湖是美丽的。清明时节的西湖更美。对湖有乌云压在山峰。群鸟在空中扑扑乱飞。狂风突作，所有的花花草草都在摇摆中显示慌张。清明似乎是不

能没有雨的。雨来了。雨点击打湖面，仿佛投菜入油锅，发出刺耳的沙沙声。他渴望见到船，小船居然一摇一摆地划了过来。登船。船在水中摆动。当他用衣袖拂去身上的雨珠时，“船家！船家！”呼唤突破雨声的包围。如此清脆。如此动听。岸上有两个女人。许仙斜目偷看，不能不惊诧于对方的妍媚。船老大将船划近岸去。两个女人登船后进入船舱。四目相接。心似鹿撞。垂柳的指尖轻拂舱盖，船在雨的漫漫中划去。于是，简短的谈话开始了。他说：“雨很大。”她说：“雨很大。”舱外是一幅春雨图，图中色彩正在追逐一个意象。风景的色彩原是浓的，一下子给骤雨冲淡了，树木用蓊郁歌颂生机。保俶塔忽然不见。于是笑声格格，清脆悦耳。风送雨条。雨条在风中跳舞。船老大的兴致忽然高了，放开嗓子唱几句山歌。有人想到一个问题：“碎月会在三潭下重圆？”白素贞低着头，默然不语。高围墙里的对酌，是第二天的事。第二天，落日的余辉涂金黄于门墙。许仙的靴子仍染昨日之泥。“你来啦？”花香自门内冲出。许仙进入大厅，坐在瓷凳上。除了用山泉泡的龙井外，白素贞还亲手斟了一杯酒。烛光投在酒液上，酒液有微笑的倒影。喝下这微笑，视线开始模糊。入金的火，遂有神奇的变与化。荒诞起自酒后，所有的一切都很甜。

3

烛火跳跃。花烛是不能吹熄的。欲望在火头寻找另一个定义。帐内的低语，即使贴耳门缝的丫鬟也听不清楚。那是一种快乐的声音。俏皮的丫鬟知道：一向喜欢西湖景致的白素贞也不愿到西湖去捕捉天堂感了。从窗内透出的香味，未必来自古铜香炉。夜风，正在摇动帘子。墙外传来打更人的锣声，他们还没有睡。

4

许仙开药铺，生病的人就多了起来。邻人们都说白素贞有旺夫运，许仙笑得抿不拢嘴。药铺生意兴隆，值得高兴。而最大的喜悦却来自白素贞的耳语。轻轻一句“我已有了”，许仙喜得纵身跃起。

5

药铺后边有个院子。院子草木丛杂，且有盆栽。太多的美丽，反而显得凌乱。“这院子，”许仙常常这样想，“应该减少一些花草与树木。”但是，树木与花草偏偏日益深茂。这一天，有人向许仙借医书。医书放在后边的屋子里，必须穿过院子。穿过院子时，一条蛇由院径游入幽深处。许仙眼前出现一阵昏黑，跌倒在地而自己不知。定惊散不一定有效，受了惊吓的许仙还是醒转了。丫鬟扶他入房时，他见到忧容满面的白素贞。“那……那条蛇……”他想讲的是：“那条蛇钻入草堆”，但是，说了四个字，就没有气力将余下的半句讲出。他在发抖。一个可怕的印象占领思虑机构。那条蛇虽然没有伤害他，却使他感到极大的不安。那条蛇不再出现。对于他，那条蛇却是无所不在的。白素贞为了帮助他消除可怕的印象，吩咐伙计请捉蛇人来。捉蛇人索取一两银子。白素贞给他二两。捉蛇人在院子里捉到几条枯枝，说了一句“院中没有蛇”之后，大摇大摆走到对街酒楼去喝酒了。白素贞叹口气，吩咐伙计再请一个捉蛇人来。那人索取二两银子，白素贞送他三两。捉蛇人的熟练手法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坚说院中无蛇。白素贞劝许仙不要担忧，许仙说：“亲眼见到的，那条蛇游入乱草堆中。”白

素贞吩咐伙计将院中的草木全部拔去。院中无蛇。蛇在许仙脑中。白素贞亲自煎了一大碗药茶给他喝下。他眼前有条影不停摆晃。他做了一场梦。梦中，白素贞拿了长剑到昆仑山去盗灵芝草。草是长在仙境的。仙境有天兵天将。白素贞走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盗草，只为替他医病。他病得半死。没有灵芝草，就会见阎王。白素贞与白鹤比剑。白素贞与黄鹿比剑。不能在比剑时取胜，唯有用眼泪赢得南极仙翁的同情与怜悯。她用仙草救活了许仙。……许仙从梦中醒转，睁开惺忪的眼，见白素贞依旧坐在床边，疑窦顿起，用痰塞的声调问：“你是谁？”

6

病愈后的许仙仍不能克服蟠据内心的恐惧，每一次踏院径而过，总觉得随时的袭击会来自任何一方。白素贞的体贴引起他的怀疑。他不相信世间会有全美的女人。

7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阴霾的日子，白素贞在家裹粽；许仙在街上被手持禅杖的和尚拦住去路。和尚自称法海，有一对发光的眼睛。法海和尚说：“白素贞是妖精。”法海和尚说：“白素贞是一条蛇。”法海和尚说：“在深山苦炼一千年的蛇精，不愿做神仙。”法海和尚说：“一千年来，常从清泉的倒影中见到自己而不喜欢自己的身形。”法海和尚说：“妖怪抵受不了红尘的引诱，渴望遍尝酸与甜的滋味。”法海和尚说：“她以千年道行换取人间欢乐。”法海和尚说：“人间的欢乐使她忘记自己是妖精。她不喜欢深山中的清泉与夜风与丛莽。”法海和尚说：“明天是端午节，给她一杯雄黄

酒，她会现原形。”……法海和尚向他化缘。

8

桨因鼓声而划。龙舟与龙舟在火伞下争夺骄傲于水上。白素贞不去凑热闹，只怕过分的疲劳影响胎气。许仙是可以走去看看的，却不去。药铺不开门，他比平时更加忙碌。他一向怯懦，有了五毒饼，有了吉祥葫芦，胆子也就壮了起来。大清早，菖蒲与艾子遍插门框，配以符咒，任何毒物都要走避。这一天，他的情绪特别紧张。除了驱毒，还想寻求一个问题的解答。他的妻子，究竟是不是贪图人间欢乐的妖精？他将钟馗捉鬼图贴在门扉，以之作为门禁，企图禁锢白素贞于房中。白素贞态度自若，不畏不避。于是，雄黄酒成为唯一有效的镇邪物。相对而坐时许仙斟了一满杯，强要白素贞喝下。白素贞说：“为了孩子，我不能喝。”许仙说：“为了孩子，你必须喝。”白素贞不肯喝。许仙板着脸孔生气。白素贞最怕许仙生气，只好举杯浅尝。许仙干了一杯之后，要她也干。她说：“喝得太多，会醉。”许仙说：“醉了，上床休息。”白素贞昂起脖子，将杯中酒一口喝尽。头很重。眼前的景物开始旋转。“我有点不舒服，”她说，“我要回房休息。”许仙扶她回房。她说：“我在宁静中睡一觉，你到前边去看伙计们打牌。”许仙嗤鼻哼了一声，摇摇摆摆经院子到前边去。过了一个多时辰，摇摇摆摆经院子到后屋来，轻轻推开虚掩着的门扉，蹑足走到床边，床上有一条蛇，吓得魂不附体，疾步朝房门走去，门外站着白素贞。“怎么啦？”“床上有条蛇。”白素贞拔下插在门框上的艾虎蒲剑，大踏步走进来，以为床上当真有蛇，床上只有一条刚才解下的腰带！

许仙走去金山寺，找法海和尚，知客僧说：“法海方丈已于上月圆寂。”许仙说：“前日还在街上遇见他。”知客僧说：“你遇到的，一定是另外一个和尚。”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其实是不适宜和任何人恋爱的。但我和夏之间的感情发展到今日这样的地步，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想，我所以会陷入目前的不可自拔的处境，完全是由于命运对我作了残酷的摆布，对于命运，我是没有办法反击的。听人家说，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只要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看他即使是非常随意的一个微笑，你也会忽然感到魂飞魄散。对于夏，我的感觉正是这样。所以，当夏问我“你喜欢我吗”的时候，我就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我的感情。我是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我的举止和语言，都会使我成为别人的笑柄。和夏一起坐在咖啡室里的时候，我看来是那么地快乐，但我的心中充满隐忧，我其实是极度地不快乐的，因为我已经预知命运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而那完全是由于我的过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应该答应和夏一起到远方去探望一位久别了的同学，而后来，我又没有拒绝和他一起经常看电影。对于这些事情，后悔已经太迟了，而事实上，后悔或者不后悔，分别也变得不太重要，此刻我坐在咖啡室的一角等夏，我答应了带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去参观，而一切也将在那个时刻结束。当我和夏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很久了，

所以当夏问我是在做事了吗，我就说我已经出外工作许多年了。

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问。

替人化妆。

我说。

啊，是化妆。

他说。

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

他说。

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女子化妆的人，他喜欢朴素的脸容。他所以注意到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化妆，我想，并不是由于我对他的询问提出了答案而引起了联想，而是由于我的脸比一般的人都显得苍白。我的手也是这样。我的双手和我的脸都比一般的人要显得苍白，这是我的工作造成的后果。我知道当我把我的职业说出来时，夏就像我曾经有过的其他的每一个朋友一般直接地误解了我的意思。在他的想象中，我的工作是一种为了美化一般女子的容貌的工作，譬如，在婚礼的节日上，为将出嫁的新娘端丽她们的颜面，所以，当我说我的工作并没有假期，即使是星期天也常常是忙碌的，他就更加信以为真了。星期天或者假日，总有那么多的新娘。但我的工作并非为新娘化妆，我的工作是为那些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人作最后的修饰，使他们在将离人世的最后一刻显得心平气和与温柔。在过往的日子里，我也曾经把我的职业对我的朋友提及，当他们稍有误会时我立刻加以更正辨析，让他们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的诚实使我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是我使他们害怕了，仿佛在他们对面喝着咖啡的我竟也是他们心中恐惧的幽灵了。这我是不怪他们的，对于生命中不可知的神秘面我们天生就有原始的胆怯。我没有在对夏的问题提出答

案时加以解释，一则是由于我怕他也会因此惊惧，我是不可以再由自己的奇异职业而使我周遭到朋友感到不安，这样我将更不能原谅我自己；其次是由于我原是一个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意思的人，长期以来，我同时习惯了保持沉默。

但你的脸却是那么朴素。

他说。

当夏这样说的時候，我已经知道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感情路上不祥的预兆了。但那时候，夏是那么地快乐，因为我是一个不为自己化妆的女子而快乐，但我的心中充满了忧愁。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将是为我的脸化妆的一个人，会是怡芬姑母吗？我和怡芬姑母一样，我们共同的愿望乃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不要为我们自己至爱的亲人化妆。我不知道在不祥的预兆冒升之后，我为什么继续和夏一起常常漫游，也许，我毕竟是一个人，我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而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命运所指引我走的道路上去；其实，对于我的种种行为，我自己也无法作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人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人的行为有许多都是令人莫名其妙的。

我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吗？

夏问。

应该没有问题。

我说。

她们会介意吗？

他问。

恐怕没有一个会介意的。

我说。

夏所以说要参观一下我的工作，是因为那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去工作，而他在这个日子里并没有任